

Encounter
paradise

刘平勇 / 著

天堂 邂逅



光明日报出版社

Encounter
paradise

刘平勇 / 著

天堂邂逅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邂逅 / 刘平勇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94-3319-2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6786号

版权声明: 该书版权为游读会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所有, 授权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中文简体版。

天堂邂逅

TIANTANG XIEHOU

著 者: 刘平勇

责任编辑: 谢 香 郭玫君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 100050

电 话: 010-67078245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uomeijun999@qq.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46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3319-2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刘平勇，云南昭通人，1968年生。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当代小说》《鸭绿江》《星火》《山花》《四川文学》《绿洲》《青年作家》《广州文艺》《边疆文学》《滇池》《散文》《散文百家》等多种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曾获《滇池》文学奖、《边疆文学》奖、“鲲鹏”文学奖、《小说选刊》征文奖。著有长篇小说《如尘》，散文集《行走的草垛》，中短篇小说集《另一种悬崖》《一脸阳光》《因为有爱》《香味》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昭阳区作家协会主席，昭通市昭阳区党史研究室主任。



悲悯情怀暖苍生(序)

俞 胜

刘平勇先生是位“为人生”一派的实力作家，写小说十余年，在国家级、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摆在桌上的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集，均在许多核心文学期刊上发表。平勇兄的小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卑微小人物的“灰色人生”，以细腻温婉的笔触，凸显其窘困的生存状态。文字中具有一种浓浓的悲悯情怀，隐含着他对现实与人生的判断与思考。

《天堂邂逅》写社会热点事件。曾有一段时间，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的简单粗暴甚至酿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血腥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饱受社会诟病，拿什么拯救城管的形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平勇兄的这篇作品，运用心灵分析法，以两个对立人物自述的方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展现城管工作的不易和小摊贩生存的艰难。杀死城管队长的小摊贩张大鹏并非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他曾经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带着自己的梦想和憧憬来到城市，是什么让他走上了杀人并自杀的不归路？平勇兄的文字沉着冷静地写出了生命如何挣扎，又如何走向毁灭的动态过程。

死亡是一种无言的结局，它折射着个体生存的悲凉与无奈。在这个集子里，选择这种不归路的还有《潜流》中的柳小秋和马成功。而剥夺了他人生命的除了张大鹏外，还有《今夕是何年》里的杨冬天，《恐惧》中的强子。

《今夕是何年》中许梅来城里做保姆，走进了杨冬天的家，发展成



了夫妻关系。她和杨冬天之间的婚姻，纯粹是寂寞的火焰燃烧起来的，并非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错位的爱带来错位的阵痛，许梅不仅被杨冬天剥夺了生命，还殃及了她的两个女儿。《恐惧》中强子从山里调来城里，被城市流氓骗走了他好不容易借来的一万多元钱，强子柔弱、息事宁人的性格，使得女流氓的气焰日益嚣张，柔弱到极限时，他不惜铤而走险——杀人，却杀错了人。

这些文字在生与死形态的冷静展示背后，透露出来的则是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给人们的道德标准、情感取向等所带来的冲击是何等的巨大。

社会的道德滑坡，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少，也时时造成一些荒谬事情的发生。《让你看看我的脸》中的二顺被三皮带到城里，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工，却被工头拖欠了辛苦所得。二顺讨薪不成又不想让疾病缠身的母亲失望，无奈地选择向一个柔弱的女性“借钱”。虽然他采取了非理性的手段，但二顺人性中的善良并未泯灭，他懂得“欠债还钱”的道理。当他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筹到款项去还钱时，却被警惕性超强的保安扭送到派出所。二顺做坏事时平安，补救自己的良心时却栽倒，真是充满了冷幽默。《茶花的月亮》中的茶花，清纯善良，她的生活本来如同一池宁静的春水，是从城里来的萧剑的“甜言蜜语”让这池春水荡开了涟漪，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让茶花从此不能自拔。然而当她不顾一切地来到城市，不顾一切地找到萧剑后，萧剑当初虚无的承诺让她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不但使这么一位清纯的女子沦落为失足女，最终还走上了身首分离的不归路。

平勇兄的作品探讨人的尊严，《潜流》中的柳小秋追求幸福的婚姻而不可得，最后留下：“马成功，你是个坏蛋！你拯救了我，也毁了我。我恨你……”这样的遗言自杀身亡，留给读者不尽的思索。《找啊找》中的梅子也是渴望过一种尊严的生活，不甘久居“小三”，却在情人的布局中死于意外。梅子这个自私的形象虽然可恨，但她渴望尊严而不得的悲凉却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索。

对人的生存、人的精神的关注和描写，对生命个体生存环境的关照和体验，使平勇兄的作品充满着人本色彩，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

关注进城的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是平勇兄这部作



品集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平勇兄的文字里看到了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苦苦挣扎，到头来所有的美好期望都成了一个虚幻的肥皂泡，最终他们曾有的希冀与期望都消失殆尽，心中只剩下困惑、愤懑与无奈。进城的男性农民工多从事保安（《找啊找》中的大龙）、建筑工（《让你看看我的脸》里的二顺）、小摊贩（《天堂邂逅》里的张大鹏）等卑微的工作。而女性在城里多从事保姆工作，如《今夕是何年》里的许梅，《找啊找》中的赵岚，《天堂邂逅》里的杨小娥做的是小摊贩工作，收入都一样的低微，而她们的身上又有子女的拖累，比进城的男性农民工生存更加不易，在苦难的多重挤压下，她们中的多数沦落到靠出卖肉体或当“小三”（如《找啊找》中的梅子）为生。让人读来不由一声声叹息。

生活在城市，又融入不了城市，成为城市“边缘人”的他们，何时能破解这种角色的尴尬？平勇兄也试图开出良方，那就是城乡的均衡发展。《天堂邂逅》中的城管队长何胜利说，“大鹏，你的家乡真美！你怎么还到城里打工呢？”摊贩张大鹏说，“是的，真美！但这是现在，要是过去就这样，我就不会到蒙城了，我也就遇不到你了。”平勇兄的想法，要是乡村像城市一样的美丽，要是张大鹏们在乡村就能获得一份尊严的收入，那么他们就不会外出打工了……短时期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也只有善良如平勇兄这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美好的理想。

我和平勇兄通过文字相识、相交，虽然至今尚未谋面，但我通过他的文字，就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他的心跳，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

平勇兄是个敏感而细腻的人，他站在生活的高度，从寻常而纷繁的世事中洞察人生的不幸与尴尬，通过他的才情叙述，使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小说都风格独特，意蕴深远、摇曳生姿，引人入胜。

在这个纯文学日益小众化的时代，我跟平勇兄说过，兄弟之间惺惺相惜，通过文字相互温暖。愿平勇兄这种文字的温暖能够传递给更多像我们一样痴迷于文字且追求真善美的人们。

（作者系《中国作家》编辑部副主任、当代青年作家）

contents \ 目录

† 天堂邂逅	001
† 找啊找	035
† 茶花的月亮	069
† 恐 惧	095
† 潜 流	129
† 今夕是何年	161
† 让你看看我的脸	197
† 晒太阳的女人	225
† 欲说还休	247
† 流水的人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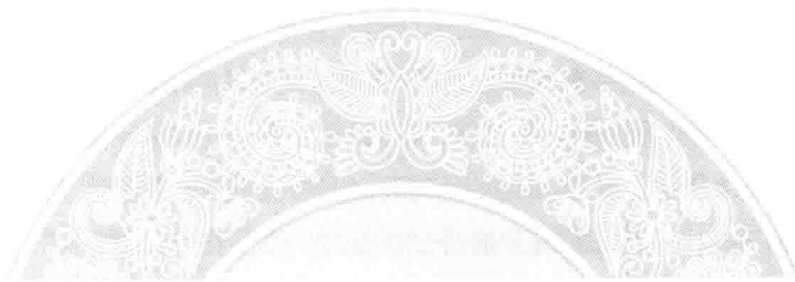
附 录

† 我希望做一个真实自我的作家 舒晋瑜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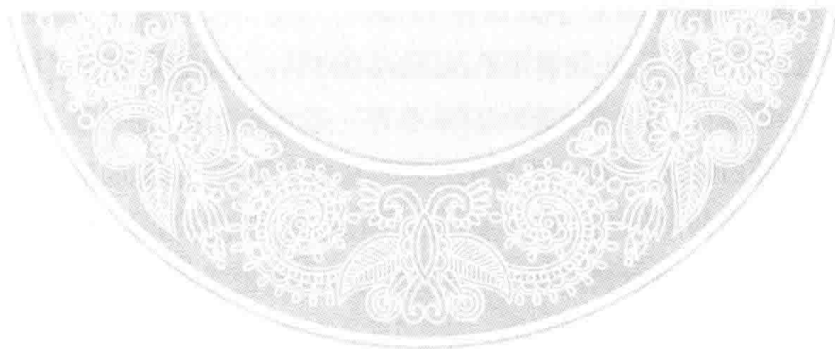
† 刘平勇小说集《天堂邂逅》中的死亡意识

探析 朱海燕 郭冬勇 345

† 婚恋叙事中的价值选择 宋家宏 351



天堂邂逅



一、我是张大鹏

一直以为死是多么的痛苦,现在我才忽然明白,死,原来也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疼痛是活着的事情。后来我死了,就不知道什么是疼痛了。

我用牙齿咬断我左手的动脉血管,我用被子紧紧捂住我因巨大的疼痛而扭曲变形的身子和脸。浓郁的血腥味,结成一张厚厚的毯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我听得见,从我身子里涌出的血在汨汨流淌。我的身子在血海中慢慢往上浮,往上浮。浮着浮着,我就变成了一缕风,飘飘悠悠地飘向一个虚无的地方。恍惚中,我还听到有人惊叫,有人自杀了!有人自杀了!57号自杀了!接着,许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来。那个为我看过病的医生也冲进来,他用一块纱布飞快地裹紧我手腕上的伤口。接着,一群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抬在担架上,把我抬到一辆救护车里。救护车呜呜地大叫着在大街上飞奔。他们要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我想告诉他们,没必要了,我血管里的血已经快流干了,抢救已经来不及了,我就要死了。可我说不出口,我已经变成了一缕风,我的灵魂已经离开了我的身子,在空中飘飘摇摇。我看见那个穿着囚衣的一米七五的男人,他的脸像一张苍白的纸,他在一群人的注视下,躺在一辆飞速奔跑的救护车里摇摇晃晃。我知道,那是我的肉身。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悲哀。我凄然一笑,对着我的肉身和为我的肉身徒劳地奔忙的人在心里说,告别了!我对不起你们。

空旷,幽深,虚无,似乎永无尽头。我的灵魂在飘荡。

我看见了天堂的颜色,是一尘不染的深蓝色,像人世间蔚蓝的天空,只是看不见白云。天堂的幽深,让灵魂感到很渺小。似乎让灵魂永远在缥缈中找不到归宿。后来,就看见了让灵魂兴奋的景象。看见了田野,看见了村庄,看见了城市。田野里的植物是陌生的,深蓝色的硕大的叶片上托着深蓝色的花朵。村庄散落在田野之间,茅屋,一律深蓝色,整齐划一。城市的房屋一律两层,青砖蓝瓦。街道宽敞,青石板铺成。街上没有车辆,行人却很多,但穿着打扮十分怪异,穿长衫的,穿马褂的,穿西装的,穿中山装的,穿唐装的,穿旗袍的,穿比基尼的,穿姊妹装的,穿牛仔褲的……戴毡帽的,戴军帽的,戴太阳帽的,戴礼帽的……留长辫的,剃光头的,披长发的,留波浪式的……有白人,有黑人,有黄种人……好像各个国家,各个朝代,各个种族的人都集聚在这里。人



们都悠闲自在,不慌不忙的,吃小吃的,喝茶的,聊天的,都神清气定,游哉乐哉。街上的声音,是各种语言交织的声音。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堂。

在一个大街的转角处,我遇到了何胜利。他依然穿着整洁的城管服装,戴着大盖帽,看上去很威严。他坐在一个小茶楼门前,端着一个精致的紫砂茶壶,悠闲地喝茶。

我站在他的身旁,不知道怎样对他说话,尽管我是专门来找他的。

他轻轻地啜了一口茶,一副很享受的模样。他微微抬起头,就看见了我。他的表情写满了诧异。他定定地看着我,足有五秒钟。他说,你是?你怎么也来了?

我说,我是张大鹏,那个在海天大酒店转角处卖烤香肠的就是我。

何胜利说,我知道你,是你让我妻离子散,是你让我爹我娘永远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何胜利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刺得我的心有些发抖。

慢慢地,何胜利锋利的目光柔软了下来,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何胜利顿了顿,又说,我们见过三次,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你!

我说,我也知道你,你叫何胜利,蒙城城管大队的大队长。是我害了你,是我用切烤香肠的尖刀杀了你!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对不起你。我的声音在颤抖。

何胜利微微一笑,说,都是这样的结果了,说这些还有啥用?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不对。我也知道你活得不容易,一个大男人,在城市的转角处担惊受怕地推个三轮车卖烤香肠,还要被我们追得鸡飞狗跳,不容易呀!可你怎么也不会知道,我们也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我的泪水忽然就涌了出来,悔恨、愧疚像大雾一样裹住我。

何胜利说,你的做法我看在眼里了的。你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做,你完全可以留在人世间的。你判的是死缓,只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二三十年也就可以出来了,你才二十六岁,不到六十岁你就可以出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说,谢谢你!俗话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死了,我只能以命偿还。再说,我也没有勇气活着,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何胜利说,你倒是以死来解脱自己,但你的亲人是怎样为你的死而伤心痛苦,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我父亲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我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嗓子都哭哑了,现在,她的泪水早已流干了,她只是张着空洞的嘴巴痛哭,却听不见半点声音,她是彻底的哑了。可是,我自杀之前,我想了很多。我知道我以那种方式每活一天,就会有一把钝刀残酷地割他们的心一天,让他们疼痛难忍,生不如死。长痛不如短痛,我死

了,他们就没有牵挂了。

何胜利说,你这就错了,对于亲人,你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他们永远的牵挂。你活着,他们的牵挂是一种有盼头的牵挂;你死了,他们的牵挂却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牵挂。有盼头的牵挂总比绝望的牵挂好得多。

我说,可是,你也死了,我怎么还能活着呢?你的亲人对你的是一种绝望的牵挂,我的亲人对我怎么能是一种有盼头的牵挂呢?这不公平的,你是我杀死的,我也要杀死我来赔罪。说真心话,之前我是没有这样想的,我是在看守所里的两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才想清楚的。之前,一种求生的本能让我没命地东躲西藏,我想以此来逃脱我的罪责。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仅三天时间,我就被警察抓获了。在法庭上,我看见了你的父母,他们文质彬彬的,很有修养,他们六神无主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像被人抽去了筋骨,软绵绵的没有半点精神,但他们的表情依然是那样的慈祥和善良。你的离去让他们伤心欲绝,他们对你的爱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还有你的妻子,她是多么的美丽啊!只是因为你的离去也把她的魂魄带走了,她绝望的表情,让人看了就心疼。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因为我手里的那把沾满油渍的刀子。你说,我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我还有能力去承受这一切吗?

何胜利皱着眉头,不说话。我看着他,我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木凳上。说,兄弟,我们喝茶!

我的心咯噔一下,好像一下子跳到了喉咙。他叫我什么?他叫我兄弟?而这个兄弟,就是用一把沾满油渍的刀子杀死他的人!

我糊涂了。

我端起茶杯,激动地说,哥,兄弟敬你,兄弟对不起你!

我和何胜利,像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在清幽的大街转角处,无所不谈无所不叙。我感觉到,这种结果显得很突然,曾经的敌人瞬间变成了兄弟。要是在人间,这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天堂和人间的区别吧!

二、我是何胜利

我原来是清泉镇派出所的所长,我二十岁警校毕业参加工作,现在都三十八岁了,也就是说,我当了十六年的警察,两年的城管队队长。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蒙城要打造文明生态城市,我们当时的城市,虽然宽敞的大街和高楼大厦不少,但城市秩序却很混乱,大街上三轮车横冲直撞,摆摊设点的小贩随处可见。

我记得当时局长找我谈话,说市上的领导看中了我,要调我到蒙城去当城管大队的队长。局长夸奖我,说我事业心强,工作能力强。说蒙城要打造文化生态城市,城市管理工作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局长还说,这个位置,是市领导召开常委会在全市领导干部中精心挑选的。挑来挑去才挑到了我。这一点,局长说的不假,说句不太谦虚的话,我从警十六年,立过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上过三次市报,两次省报,都是长篇通讯,还把我的照片像明星一样刊登出来。身为警察,服从命令是天职。再加之,领导这样的看重我,这是我的荣幸。我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才感受到,城管大队队长这一职位,带给我的是无法言喻的心酸痛苦和尴尬。那些成千上万的三轮车主和小摊小贩,都把我们当成了最大的敌人。他们把我们比作猫,把他们自己比作鼠。我们的工作,整天就是玩猫鼠大战的游戏。鼠是那么多,而猫的数量却有限。蒙城那么多的街道,成千上万的鼠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就靠一百多只猫,咋个能管理好?你从西面追,他往东面躲,你从南面堵,他从北面撤。尽管我们累成了一摊稀泥,但效果依然不明显。我知道,像你这样想置我们于死地的人,肯定不止你一个。

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晚上要十一点才回家。风吹日晒使我的皮肤变得粗糙黝黑。我明显的瘦了,永无休止的疲惫几乎压垮了我。每天回家,妻子和孩子都睡了,我只得轻脚轻手地洗脸洗脚,然后悄悄地摸到床上躺下,连翻身都不敢,生怕吵醒妻子孩子。即便她们没有睡,我也看不到一个好脸色的。自从我来当城管队长,我妻子对我就有了很多看法。她常常抱怨我,说我放着一个威风八面的派出所所长不当,来当一个千人万人都恨的病猫,就是苦死累死也值得同情。我告诉她,这是组织安排,我不能不服从。她愤怒地说,什么屁的组织,还不是你想去!你要是不想去,难道人家要拿轿子来把你抬去?虚荣!以为从镇上来到了市里就威风八面,就有什么了不起?整天人影子都不见人都苦变形了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还有没有我还有没有孩子?!

对待我的工作,我父母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在我的家乡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他们就我一个儿子,我当警察十多年,他们就提心吊胆十多年,在他们的意识里,一直认为警察是最危险的行业,整天都在跟坏人做斗争。他们一看到警匪枪战片,身子就会发抖,那些牺牲的警察常常让他们泪流满面。他们对我到城管大队当队长,表示赞成。因为他们觉得城管面对的是群众,而不是

那些无恶不作的坏人,这相对于警察行业,危险系数要小得多。在他们的心里,儿子的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当我把我的工作变动情况告诉我的父母时,他们略有迟疑,后来就爽快地答应了。只是他们把曾经说了千遍万遍的话又说了一遍:凡事要小心,不要轻易动手伤害别人,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把自己累坏!我感谢父母对我的理解,我说,爸妈,你们退休,我就把你们接到城里!一家老小三代人在一起生活,那是多么的幸福!

当时我的父母幸福地笑着,一个劲地点头。

可谁知,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工作,反而断送了他们儿子的生命。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他们唯一的儿子死了,他们的伤痛是别人无法感知的。

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视工作犹如生命,他们支持我,只是担心怕我把身体累坏。我父母是在我临死前的头一天来看望我的。他们来一趟市里不容易,一百多里的土路,坐汽车要坐五六个小时,一路颠簸下来,满身都是黄灰。我母亲曾开玩笑说,一到城里就觉得尴尬,好像身子一动,黄灰就弥漫开来,弄脏人家干干净净的城市。那天本来我是要去汽车站接他们的,但我的队员跟几个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争执,我害怕争执扩大,就赶过去调解,待调解完毕,早已错过了接站的时间。我是晚上十一点钟才回家的,尽管是“五一”节,但妻子第二天还要上班,女儿也要去学钢琴,她们早已睡了。这一点我是很能理解的。只有我年迈的父母还坐着,日光灯照着他们花白的头发,看上去很沧桑的。

我连忙说,爸,妈,真是对不起,本来我要去车站接你们的,可后来遇到了事,走不开,让你们受累了!

我的父母很警觉,立即身子一怔,焦急地说,遇到了事,不要紧吧?你没事吧?我知道,我的父母是最怕事的,生怕我出什么事。

我笑着说,爸妈,看把你们急的,我不是好好的吗?我的父母才松了一口气,说,没事就好!都知道你忙,也不得回老家去看看我们,我和你妈就借“五一”节假期来看看你,你看,假期天你都不得休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我说,谢谢爸爸妈妈的挂念。

我说,爸妈在什么地方吃的饭?

妈说,在家里啊,小梅做的,我们坐在门口等,小梅接小娟回来看见我们,就忙着去买菜了。

我的心里很温暖,小梅对我是有意见的,但她还是一个称职的儿媳妇。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小梅和女儿心里有愧,我的精力和时间都几乎交给了工作,我没有陪



她们好好上一次街,逛一回公园,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小梅照管,洗衣做饭照管家务,都是小梅一个人承担。她是外科医生,整天面对的都是鲜血和伤口,这也算是一种高风险行业,心理压力是很重的。但我却无法为她分担一点压力。

我看见茶几上摆满了许多东西,红薯,猪儿粑,香瓜子,青花椒……

母亲说,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老家的特产,在城里是买不到的。

我很感动,说,爸妈,你们也是的,这么重,路又远,年纪大了,何必呢?

这时,墙角的一个蛇皮口袋忽然啪啪响了起来。父亲说,哦,还差点忘了,那是两只土鸡,正宗的乌骨鸡,很壮的,拿来你们熬汤喝,很营养的。明早就一定要把它宰了,要不就瘦了。

我眼里忽然就有了泪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我都三十八岁了,我什么时候为我年迈的父母想过呢?

已经十二点了,我说,爸妈,很晚了,你们洗漱一下休息了,颠簸一天,又拿这么多东西,一定累坏了。

爸爸轻声对我说,胜利,你和小梅是不是有什么摩擦?家庭一定要以和为贵,小梅是个好媳妇,你要多关心她!

我一惊,说,她跟你们说什么了?

父亲说,没有。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和你妈都感觉到,她活得不开心。

我坚定地说,爸妈,你们就放心!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的,这么多年,小梅辛苦了。我这工作,一直都是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心里也很愧疚,等到工作轻松一点的时候,我一定好好弥补!

我的父母笑了,说,这就对了!

我把父母的铺收拾好了,让他们休息。我说,爸妈,我明天六点起床,七点就要赶到大街上去,早上秩序是最混乱的,也是最影响城市形象的,现在我们蒙城正申报文明生态城市,领导盯得紧,我们的担子也很重。我想明天去一早上,下午请假,我带你们去游玩,放松放松。父亲说,这倒没必要,你放心去上班,以工作为重!明天我和你妈随便游游,去看看那个新修的公园,报纸上说,这是全省最大的生态公园。后天一早,我们就要赶回去。外天,我们都有课。我和你妈带的都是毕业班,关键着呢!

我说,你们不能多待两天,我要陪陪爸爸妈妈才行。

我在心里决定,无论如何,明天下午我都要陪一陪爸爸妈妈。

可谁也没有想到,我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就永远离开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妻子女儿。

三、我是张大鹏

我举起茶杯，眼里含着泪水对何胜利说，何大哥，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是有意的！你以为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其实我不是，我才来这个城市半年。之前我在我的老家大山地，老家的人说我犯了事，容不下我，其实我真的没有犯事，更没有做坏事，但我有口难言，后来我就来到了这个城市，后来就遇到了你，要是不来这个城市，我也不会害了你！你既然原谅了我，但我却不能原谅我自己。你把我当兄弟，说了那么多真心话，你不嫌我啰唆，我也跟你说说我的过去。

我家住在滇北的一个小山村，名叫大山地，离县城还有一百多里，而且是山路。我的家乡很落后，两年前才通电，村里才能看上电视。那里只出产荞麦和洋芋，这是村民长年的食物。村子里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县城。村子里的姑娘们，都想嫁到山外去。小伙子找媳妇，却成了头等的难事。外面的姑娘，没有一个想嫁到穷山沟里来的。所以我们村子里的男人，三十几岁还没结婚的，多的是。曾听人把我们村子叫做光棍村，还很贴切。这些年，村子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大都到山外的大城市打工去了，整个村子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们。

我是村子里读书读得最多的，初中毕业。八年前，十八岁的我去当兵，是广州某部队的特种兵，两年后从部队复员。后来我的一战友的爸爸帮助了我，安排我在一家公司做保安。有一天，一群小混混骚扰公司的一位女职员，我出面阻止，他们不仅不听，反而跟我打了起来，他们十多个人手持棍棒和刀子，我赤手空拳跟他们搏斗，不到五分钟，就把他们全部摆平。要知道，我在部队是特种兵，训练的时候又是最能吃苦的。几个小混混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后来这件事被我们公司的杨总知道了，还表扬了我，给了我一千块的奖金。后来，我的工作就变了，常常跟杨总天南海北出差，说白了，我变成了他的贴身保镖。好像他在做着许多神秘的生意，具体做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总之，他对我是很义气的，常常带我出入高档宾馆，高级娱乐场所，还常常给我发红包。我感到我的日子真的很风光。

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那个漂亮的女职员，跟我恋爱了。她是城里人，父母是机关干部。她说我虽然是农村人，但淳朴善良，帅气勇敢。她说城里人是很难有这种优秀